

大城

冯唐

上海：你好。

我承认我从小对你有偏见。歌儿里唱，谁不说俺家乡好，何况俺家是北京。北京的马路比上海的宽太多，不是不方便，是特别设计，战时起落飞机，宁可多撞死些老头老太太。北京的风沙比上海的大太多，不是不宜居，是特别安排，现在培养男生更有兽性，将来移居火星。北京的姑娘比上海的邋遢太多，不是不美好，是特别逻辑，是坦诚，不洗脸都能迷死你的，就是你一辈子的女神。何况北京还有毋庸置疑的优势，比如北京的庙宇、使馆、博物馆是上海的百倍，比如北京的影星、歌手、画家、诗人、作家、政客、哲学家等等是上海的百倍，你说，上海和北京怎么比？

对于你的偏见持续了很久。这种偏见的慢慢加深和逐渐解除与两个上海女人有关。

最初和上海人有比较密切接触是在医学院，一届三十人，四个来自上海。他们和来自其他外地的同学不一样，其他外地同学带来地方特产，比如黄岩的带来蜜桔，无锡的带来烧饼，上海来的带来上海话。在北京的地界儿上，他们彼此欢快地用上海话抱怨北京如何如何不是人呆的地儿，扭头问我，你听不懂吧？像不像日本话？四个上海人中，一个是女的，身材不错，长得也不错，自我介绍说从小练女子花剑。但是运动会的长跑和短跑她都不跑，都抓紧时间念书，她说她是练剑的，爆发力只在十米到十五米之间。我见过她的爆发力，从食堂门口到卖菜窗口，她的身体一个恍惚就到了卖菜大师傅面前，我们看过多次，但是没一个人看清过这个箭步是怎么迈的。当时，女生基本都发育完了，我们还在长身体，常常饿肉，急了，钱花光了，实验完了之后的狗、兔子、耗子都吃。还是最喜欢羊肉。有一次在炭火已经烧开了清水，羊肉的冰渣已经开始融化的时候，这个上海姑娘来了，白毛衣，手上拎着一根大葱，放在桌面上，说，我也贡献一把，我们一起吃吧。

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碰巧去了一趟你的地界，高架桥正在搭，满城脏乱，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是黄的，煮开了还是盐骚味儿。我理

解了我们那个上海姑娘的精明。生活资源这么少，如果不争，怎么活？人这么多，如果不文明地争，怎么活？所以，来争吃一锅羊肉，带着一根大葱。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到你的地界，竞标上海国资委下属一家公司整体上市的战略规划。负责接洽的是个上海姑娘，长得像金喜善，但比金喜善好看。招标演示会上，上海金喜善戴了个浅粉红色的墨镜，放幻灯的时候，室内光调暗了，她也不摘。透过镜片，我看得见她深黛色的眼影。我们当时的工作小组和领导一致同意，为了金喜善，投标价格降一半。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开始一个月，上海金喜善都不苟言笑，公事公办，头发盘起来，一副大出实际年龄十几岁的样子。过了很久，对于上海金喜善，我才慢慢理解了。和干净的街道，和熨烫好的旗袍，和建筑上普遍点缀的到晚上亮起的灯光一样，你这个城市，不管怎样，先要挺起架势。

后来熟了，上海金喜善托我从香港买包，她说便宜不少，我说送吧，她坚持付钱。后来更熟了，说她想进修，问我是读 MBA 还是读个市场营销的专科；说她想买个大大点的房子，问我是买了现在住的还是向银行多申请些贷款。我心里暗暗叹气，你这儿生长的姑娘，其实挺实在，只是这种实在不放在表面，只是实在的逻辑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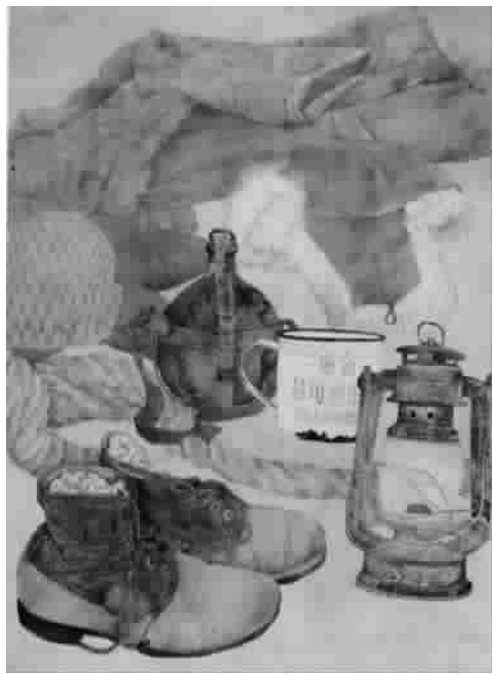


夜光杯

2006年9月的一天，接程乃珊来电，听她诉说祖辈家里的一些陈年往事，原来她的祖上与我祖上是同乡，同为桐乡人，以前称“湖州人”。她与故乡的联系很少，故乡人也不知道这位著名女作家的籍贯。这时，我在为乌镇筹建父亲孔另境纪念馆的事忙碌。她快人快语，似乎要一下子倾诉祖上绵长的迁移历史，她想寻根。我边听边记，希望找出几条对她有用的线索。她的话音刚落，我接口说自己为布展难办的一件事：父亲的经历中曾有四次牢狱之灾，怎么表现？需要借助图画来描述，找哪位画家呢？乃珊马上接口，我来介绍贺友直，他为我

的书记图绝对好，你可以去找他。

就这样，拨通了贺老家的电话，听说是程乃珊介绍，一口答应上门相见。当我拎了两样乌镇的土特产，找到巨鹿路的门牌号，按了电铃，老先生探头从窗户扔下一根绳子，末端绑有开门的钥匙，嘱我自己开门进来。喔，开门迎面就是黑黑长长的楼梯，我眼睛的辨光能力很差，正在调整自己的视力，耳畔响起亲切的宁波上海话：“楼梯黑，不习惯，刚进门，依慢慢走。”这时才发现他早站



心光 (水彩画) 迟锐

细细算来，我已退休16年，但对于退休前工作过的虹桥开发区，我仍有着深深的眷恋。闲暇之余，我时常会到开发区里的新虹桥中心花园转转，这里是我休闲锻炼的最佳选择地。

这个花园位于延安西路、伊犁路和虹桥路交汇处，整个花园的设计独特新颖，引进了园林式格局，由高低相间的水溪、湖泊和宽窄不一的弯曲道路把整个花园串联起来，大片绿地和乔灌木把花园装点得绿意融融。

这块“风水宝地”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对于仅有0.6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来说极其宝贵，那可是五分之一的土地呀！围绕这块地要怎么开发，引进什么项目，我带领团队做过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基于开发区的功能定位，最终决定搞大型展览馆，并且与国外知名展览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合作探讨和实质性谈判。但合作方案尚未实施前，公司接到市政府指示，考虑将大型展览馆设置在浦东，

希望我们从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区域形态角度出发，将南块土地改建绿地，以提升开发区整体品质。

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相当复杂，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必须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而且当时虹桥开发区的建设成果已经显现，展现出全国一流的商贸开发区风采，开发区的土地价值迅速飙升，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在这种背景下，把13万平方米的土地拿来改绿地，不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还要投入大量建设资金，以及每年几百万的养护修缮费，得失之间的经济价值无法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冷静的思考，并与班子同事深入讨论后，我们达成了一致看法：因为开发区内没有大面积绿化，毗邻的古北新区也缺乏规模绿地，建设大型绿地有

在楼梯顶端关切地望着……这一刻，注定了他与我父亲、与乌镇的情缘。

我把布展版面的设想粗略地介绍一番。他马上领会，还说，孔另境，我知道，都是出版系统的，

贺友直与乌镇的情缘

孔海珠

我是人美社的，他是文艺社的。他一口应承了下来，“我试试看”，他客气地说。

再一次上门为了取画稿。贺老四幅画的构思各有不同，他解释，第一次在南京路上，为五卅运动抗议示威游行被捕，我画了有轨电车的轨道，那时南京路上开有轨电车的。你父亲还是学生，租界地段巡捕是外国人。他一面指点着。第二次坐牢，我选择他从天津了解到北平，押送上牢车的时候，这种车子我曾经见过。第三次坐日本人的牢吃足苦头，画了你父亲被光头日本兵用皮鞭抽打，边上还有老虎凳。第四次在“文革”中，同牢房的犯人把你父亲推到角落里，那里有个便桶，这个

地方最差，臭气冲天。我

边看边听边点头。他是我

的生活经验，他的观察，

他的历史知识，画了

场景各不相同的细节来表

现我父亲的受难史。

我不记得

怎么从他手里

接过这四幅

画，不记得怎

么从他家长长

黑黑的楼梯跑

下来。是在想

父亲受难的历史

场景，被贺老

点醒？还是在

感恩贺老灵通

的笔触，把历史

展现了出来？

我不知道！

2007年4月

孔另境纪念馆

开馆，我们特

意邀请贺老和

夫人前去参观

，安排他们住

在西栅的通安

客栈，那天还

有他的老朋

友任溶溶、沈寂先生等。老人家对宾馆的配置细节相当满意，称有江南特色，又不失时尚。闲散时走在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吸引着他，两边的商店每家都不一样，不时还有博物馆、艺术馆可以驻足参观，布局相当细心。贺老对我赞叹，你爸纪念馆的园子风水好呀！贺师母称赞，这里游客不多又文明，路上不见一张纸屑，随处又有椅子可供坐定休息，一再对我说，“乌镇是个好地方！”

当然，贺老不会忘记他的最爱，他好酒，这里的乌青酒他喜欢，乌镇菜也适他胃口，甚至由衷赞叹：“哪能介灵？！”他说话的语调我至今没有忘怀。

那次临别，在册页上，他欣然写下“文气正——孔另境纪念馆开馆纪念”，又提笔画了自己的标志性头像，写下“老宁波喜欢乌镇敬崇孔另境前辈”这样的留言。

在开馆五周年之际，我们搞了次小范围的活动，又一次邀请他们夫妇光临。他们喜欢地说，很想让他们全家二十几口来这里团聚、休闲，甚至用了“来享受，不怕花钱”这样的字眼。他委托旅游公司做这件事，包括租借大巴，安排民宿，还希望安静地坐在河边的小店，一壶老酒，几碟小菜，慢慢悠悠地和小辈欢聚……

是呀，这样的日子对这位勤奋的画家来说是奢侈。不过，在乌镇他有了新的发现。在逛小店的时候居然“他乡遇故知”，怎么回事？且听他分解：“余祖籍镇海，久居上海，故曰乌镇为他乡。我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退休职工，竟在此见到我社之特约经销处，亦见到我的作品《山乡巨变》，故曰遇故知。二零一二年九月参加孔另境纪念馆落成五周年活动，路过门市部留此存念。壬辰七月老妻贺友直”。他洋洋洒洒地在小店里的柜台上七七八八写了一通，高兴地拖着老伴就走。饭间对我说，今天有新发现，写了一通。这是他手痒，由感而生，忍不住高兴地发挥。他是个老小孩！

写这些以纪念贺先生逝世四个月零五天。

孔庆忠

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环境面貌，能带来极高的社会效益，这也是虹桥开发区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举措。我们决定服从大局，建设大型绿地公园。可是如何取得各方股东的理解和公司职工的支持？这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和班子同事共同做了大量的沟通联络和思想工作，最终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

现在我每次走进花园延安西路大门，人眼便能看到锻炼的人们，羽毛球、太极拳、广场舞……一派热闹气氛；那些蹒跚学步的小宝宝在草坪上摇晃着三步一倒的可爱模样，常引得游客驻足笑望；沿着花园主道往前，一路杨柳青柏，不久便见人工湖，湖中放养了鲤鱼，还有黑天鹅、野鸭结伴嬉戏；三两垂钓人士，静静坐着，一支鱼杆、一盒鱼饵，偷得浮生半日闲，好生惬意；湖旁小道穿过一片竹林，常有笛声悠扬，



印章，小巧玲珑，盈盈一握，可爱又好玩。其实印章最初的功能并非是好玩，而是实用。数千年来的变迁，它已从凭信的工具、权力的象征，转变成了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表现形式，逐步完成了从实用价值向艺术价值的蜕变。尤其进入明清以后，随着青田石、寿山石的广泛使用、流派篆刻的百花争妍及清代寿山石雕刻艺术的蓬勃发展，印章似乎进入了审美领域，有了收藏价值。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印章的收藏之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

上海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可以说是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百年沉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渗透的舞台。这里既葆有传统文化的泽被，也有对新锐思想的包容。在这样的肥沃土壤中，上海便成了印章收藏的重镇。旧时的上海似乎与印章所展现出来的特有气质更为吻合，海纳百川、小中见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赵叔孺、小中见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丁辅之、高络园、葛书征、俞人萃、朱鸿达、华笃安、张鲁庵、汪统等为代表的具有影响力的海上藏印大家，显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高雅脱俗的鉴赏品位，似一股清泉，灌溉于后世藏家对于印章文化的认知，也奠定了印章文化之于上海、之于中国篆刻艺术中的地位。

开埠百年之后的上海，经济繁盛，文化繁荣，印章收藏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更是形成了一种热潮。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海上印·象”雅集、印石篆刻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协会以“学术、怡情、分享”为宗旨，努力传承、推广海派印章收藏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人文故事。“海上印·象”成立至今三年有余，今出版《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一书，全方位展示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会员及海上著名藏印家的收藏成果。这些珍贵的印章藏品，有名家篆刻，有名师钮雕，有珍稀印材，而更多的则是结合这三要素的系统性收藏。名家篆刻部分，收录上自明末的何震，下至现代的法去疾，集七十余家著名印人之作九十方。这批流派篆刻印章大多见于著录，名家递藏，流传有序，具有很高的人文、历史、艺术价值，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可谓是一部浓缩版明清民国流派篆刻发展史。名师钮雕部分，重点推介杨玉璇、周尚均及林元珠、林清卿等东门、西门两派的古工十件。而珍稀印材部分则汇集了享有盛名的“印石三宝”田黄、鸡血、芙蓉及晶、玉、牙、角、竹、木等名贵古旧印材二十八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印章之美，精彩纷呈，体现了海派文人收藏的精神及境界，在当今国内印章收藏鉴赏界，当不失为一座里程碑，故尔有其深远的意义。

(本文为《醉石风流——海上藏印集》前言)

南京路四川路中央商场旁边本来有一家西菜小吃店，叫吉美，是美国人开的。我解放前在外滩工作时，常到那里吃午饭。一汤一菜一杯咖啡，经济实惠。后来美国人回国了，这家吉美就关门大吉。不过四川路延安路

想起吉美饭店

任溶溶

南还有一家吉美分店，职工要吃饭啊，他们于是把那家分店盘下来，继续营业。我常到那里吃午饭，也就在那里认识同样天天在那里吃午饭的柯灵。我是电影迷，崇拜编剧的柯灵。我们熟了，他还想介绍我参加民主党派，可是我怕过集体生活，没参加。

解放后有一个时期反美，四川路那家吉美就改名为南海饭店，只是招牌改一改，其他没变。我照常去光顾。特别是逛城隍庙后，必去喝杯咖啡吃顿西菜。

再后来对资本家要改造，南海饭店的职工全是有股份的，是“资本家”，要改造。于是这家店原来的大厨到江西路延安路口的大饼油条摊炸油条。想想真是滑稽，简直莫名其妙。



细探之下有声乐爱好者在此练习；再往前是一条穿越花园的小道，往来之人骤然增加，原来因着花园的虹桥路大门紧邻地铁10号线站点出口，大量行人穿行其间，让此处成为了“交通要道”！

这座花园获得过不少荣誉：获得过加拿大园林协会优秀设计奖；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还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公园。这里还是举办大型活动的上佳之处，“时尚之夜”、“爵士音乐狂欢酒会”、“花艺婚典大赏”、“上海世界音乐季户外绿色音乐节”等活动都在这里举办，有非常不错的

的影响！现在，新虹桥中心花园已经成为虹桥开发区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它的存在提升了整个开发区的环境品质，我热爱这座花园，也热爱虹桥开发区美丽的土地！

十日谈

开发区故事

有惊无险的一次危机，请看日本栏。